



实验艺术丛书



塔皮埃斯回忆录

安东尼·塔皮埃斯 著

周敏康 陈 泉 译

REMINISCENCES OF ANTONI TAPIES



湖南美术出版社

15.72
/1
① 实验艺术丛书

塔皮埃斯回忆录

EMINISCENCES OF ANTONI TAPIES

安东尼·塔皮埃斯 著

周敏康 陈 泉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039021

Antoni Tapies
“Memori Personal”

根据Editorial Critica 1977年在巴塞罗那出版的卡塔兰文第一版翻译。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卡塔兰文学院的资助，享有翻译出版权。

塔皮埃斯回忆录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路61号）

责任编辑：李路明 李蒲星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7万 插页：21页

1992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3次印刷

印数：3001—6000册

ISBN 7—5356—0529—X/J·474 定价：9.00元

实验艺术丛书



《西方八十年代艺术》

〔英〕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著
于 君 任家蓁 魏小莎译

《西方现代派建筑艺术》

张荣生编著

《塔皮埃斯回忆录》

〔西班牙〕塔皮埃斯著
周敏康 陈 泉译

《与实验艺术家的谈话》

沃霍尔等著
陈 侗 杨小彦选编
冯令仪 武 坚等译

《西方雕塑：二次大战前后的范例》

陈卫和编著

《重视的镜子》

〔法〕阿兰·罗伯—格里耶著
杜 莉 杨令飞译

《福科的摆》

〔意〕翁贝尔托·艾柯著
罗兴伟 武 坚译

《中国当代艺术命运》

赵 冰著

出版说明

《实验艺术丛书》着眼于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内外艺术中普遍存在的实验精神，通过出版作品、论著、评论、传记、访谈录等，分别展示国内外实验性艺术家在美术、文学、电影、戏剧、建筑、摄影等各项领域中的工作成果并探讨其实验发展过程。本丛书自 1992 年起，由数家出版社协同出版，旨在为中国 90 年代的艺术工作提供文献参照和理论研究的机会。

《实验艺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策 划：萧沛苍 陈 侗

主 编：李路明（美术）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吕 澎 刘 钊 陈 侗 邹建平

张 卫 杨小彦 杨济东 李建华

李路明 赵 冰 赵际琛 罗国林

周小立 钟洁玲 唐荫荪 萧沛苍

海外联络：孙小波 杨诩苍 林思彦 侯瀚如



作者塔皮埃斯与译者周敏康在一起

1991年12月摄于塔氏画室

译者的话

西班牙的东北角——加泰罗尼亚——是一块艺术的土壤，这里曾经养育过一代大师毕加索、达利和米罗。毋庸置疑，这块土地至今仍在培养新一代艺术大师，其中最举世瞩目的莫过于安东尼·塔皮埃斯。

塔皮埃斯的艺术成长过程归纳起来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在他少年时代西班牙发生了当代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内战（1936年至1939年）。战争造成的灾难在画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同时也在他心中埋下了反抗、叛逆的种子。二，由于战争的后遗症，画家在青年时代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病，如果治疗不及时，便有丧生的可能。疾病改变了塔皮埃斯的一切。一方面，在养病期间，画家可以有充分的时间阅读大量的书刊杂志，欣赏各种音乐，独自思考或与人探讨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在这些阅读、思考和探讨过程中，少年时代埋下的反抗种子开始萌芽、生长。另一方面，画家在养病时间积累起来的种种思想、观点或想法，不管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想表达出来，想要告诉世人，想呐喊。可是，塔皮埃斯天生不善辞令，他曾经想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可是不成。最后他找到了绘画。多年的艺术实践加上他自身在各方面的不懈努

力，终于使他成为蜚声当代画坛的杰出画家。他认为，无声的语言可能比有声的语言更有威力。

在塔皮埃斯开始从事绘画创作的时候，正是超现实主义流派风靡全世界的时代。画家无法摆脱它的影响。相反，超现实主义的各种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论解释了塔皮埃斯的许多病态心理以及他对社会的困惑。可以说，画家同超现实主义是一拍即合。再加上超现实主义的几位主将如达利、米罗等都是塔皮埃斯的同乡，他同这些画坛前辈有过密切的往来，从这些艺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中画家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指导，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但是，画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并没有一直局限在超现实主义流派的框框里，等到他从这个流派里吸足了营养，等到他的艺术创作达到一定水准之后，他便跳出了超现实主义的框框，开创具有塔皮埃斯特征的艺术风格。画家力图超越以往任何一种流派，把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有的评论家把塔皮埃斯的艺术风格称之为非形式主义流派。如果说这一流派为世人所承认的话，那么，塔皮埃斯是当之无愧的创始人兼主将。纽约时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曾经对画家这么说：“我们西班牙人，在最近几次先锋运动中总是处于先驱的地位：在立体主义时代有毕加索，超现实主义时代有米罗和达利，非形式主义时代有塔皮埃斯。”

随着画家阅历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他发现，绘画应该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应该为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呐喊。为了做到这点，他从马克思主义那儿找到了最好的理论依据。自从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创作思想开始转向反映广大平民大众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疾苦，借艺术创作表达他对人

民的同情，表达他对弗朗哥专制制度的憎恨，表明他同人民站在一起的立场。所以，从这个时期起，塔皮埃斯的绘画风格显得更加严肃，更富有社会性和政治性。

塔皮埃斯的创作手法是多样化的，是“非正式”的，甚至是“奇奇怪怪”的。所以，有很多观众观赏了他的作品之后都认为看不懂，不喜欢。译者本人也曾有过这种经历。为此，画家撰写了这本自传式的回忆录。阅毕此书，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画家成长的心路历程，以及他的创作手法的形成，可以帮助读者理解画家的创作思想及其艺术作品。

塔皮埃斯是西方画坛上仅有的几位承认受到过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画家之一，从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方文化对西方艺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塔皮埃斯为了报答东方文化给他艺术创作上的帮助，在他成名之后，于1987年在巴塞罗那筹建了全西班牙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东方图书馆。为年轻的西方学者提供一个吸取东方文化养料的场所。

作为一个长期居住海外的华夏游子，我希望通过这本译著表达我对祖国的怀念，同时实现我个人的一个愿望：就是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一点点事。如果此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也算是译者的最大满足。

最后我希望向每一位为本书的出版操心的朋友致以由衷的感谢，尤其要感谢陈乃望女士，没有她的引荐，就不会有这本译著的诞生；其次要感谢陈泉先生，他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邀请，同我一起翻译此书。最后也期待读者的批评。

周敏康

1991年9月于巴塞罗那

目 录

译者的话·····	(1)
第一章 童年·内战·····	(1)
第二章 病态的青少年时代·····	(13)
第三章 事业·爱情·····	(38)
第四章 艺术之根·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	(68)
第五章 巴黎·特雷莎·荒漠·····	(108)
第六章 纽约·历程的确认·····	(143)
第七章 东方与迈步实践·····	(189)
关于六十年代之后的塔皮埃斯·····	(221)
塔皮埃斯艺术活动记事·····	(234)
塔皮埃斯撰写的著作·····	(243)
塔皮埃斯艺术作品·····	(245)

第一章 童年·内战

我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生在巴塞罗那，降生的时间是凌晨五时。我在家里排行老二，父亲叫何塞·塔皮埃斯，母亲叫玛丽亚·布依格。

我父母一共有四个儿女：老大是个女孩，比我大三岁；老三是男孩，比我小一岁，叫恩里克；最后一个是妹妹，比我小两岁。

家里有一种说法，说我的出生是一件坏事，因为我生在星期五，又是十三号，而且我不是顺产，是屁股先钻出来。有的人说，这给我带来了许多好运，也有的人说，这种情况对我某些性格的形成产生过影响。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承袭当时的传统习惯，进入巴塞罗那神学院学习神学。可是，那个时候家里的人就发现，我们家族在神学方面没有什么成就，比如我祖父，学了五年神学之后，却把袈裟高高挂在家里不用；我的姐姐，想当修女，结果也不成；还有我的两个阿姨，想进修道院，没能进去；我的一个外甥，想做修士，同样也没有成功。所以，父亲学了一年神学之后，也改学法律专业。

父亲在结婚之前，曾经参加过巴塞罗那市政府招聘官员的考试，考上了并在市政府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辞掉这个

职位，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我们的家在卡努达街三十九号，可是父亲很少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甚至到了他晚年的时候，还时常在外。他除了在办公室工作之外，大部分业余时间是同朋友聚在一起。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家里有无客人或有人病了，他都要离家去参加那些朋友的聚会，一去就要到半夜三更才回来。如果实在不能出门去参加聚会，他那些形影不离的朋友就会找上门来，到我们家里来聚会，玩桥牌。这样的聚会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我父亲去世才算结束。

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晚年的时候。记得他是一位身材矮小的男人，有一只鹰钩式的大鼻子，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鼻子越来越红。经常不修边幅，穿戴很随便。可是我小的时候，记得他是一位英俊、健壮、潇洒、活泼的汉子，非常好动，遇事沉不住气，时常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好像是在赶火车，生怕误了班次似的。所以，家里人都叫他“急性子先生”；另外，他又是一个十分粗心、健忘的人。有一次，我们搬家已经两、三个月了，他还会在晚饭的时候，竟回到原来老房子的地方去。也许是这个缘故，他从来不专心听别人讲话，只会顺着自己的思路，讲他自己的话。可是母亲常说，如果他对某一事物有兴趣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很机灵的人。我从父亲身上发现过许多有趣的特性；他是一个聪明、求进取、不安分守己的人，始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探索者，而且还是一位怀疑主义者。他时常对我说，他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他不相信任何东西，对一切都要打上个问号。他这种个性，使得他从年轻时代起，就被家里的长辈看作是

一头迷途的羊羔。

金钱，对我父亲来说，就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极其重要。有时候，他赚到钱了，就会踌躇满志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的生活，就是要让他自己的钱包鼓鼓的。然而，父亲对金钱的欲望却是非常有克制力的。我时常听他说：过多的金钱不是一件好事，它会腐蚀人的心。幸运的是，我们属于中产阶层，这是一个合理的阶层。贫穷固然会使人遭遇不幸，会扭曲人性，可是，巨富却会使人变得贪婪、冷酷。

由于时光的流逝，关于父亲的个性和思想，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所以，实难在此为他勾勒一幅完整的肖像画。

我母亲出生在一个书商之家，外公是一个出版商。母亲一家在巴塞罗那曾经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家族。母亲是一位精力充沛、沉着稳重的女性，但是胆子很小。年轻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高傲、严肃的姑娘，现在当然变了许多。随着年岁的增长，母亲变得越来越慈祥，越来越富有同情心。在我们小的时候，她把全部心身都倾注在儿女身上，等我们长大之后，她又让我们一个个都独立生活。母亲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小的时候，同她几个姐妹一起，受过非常严格的宗教教育，她们曾经在一个修道院里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姐妹中有一个人身体太纤弱，不能去上学。她们就都回到家里，请了家庭教师来上课。这种教育，把姑娘的天性全扼杀了，使得她们都变成了极其虔诚的信徒，对人生的许多基本常识却懵然无知，因为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习性在上帝面前都是一种罪孽，都是要遭诅咒的。所以，我

曾经听母亲说过，她在结婚的时候，还不知道新婚之夜会发生什么事，可见父母、老师都没有跟她谈过有关性知识方面的问题，甚至她同自己的丈夫也不敢谈及这方面的事情。她在怀孕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一点儿都不知道，孩子将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

成年之后，她开始慢慢认识到自己的愚昧，力争摆脱宗教给她带来的种种束缚，希望做一个现代女性。她在教育自己子女的时候，比我父亲更有野心。她总是强调：儿女要出人头地，要能挣钱，要继续成为有“身份”的人物。所以，她始终用我们这个阶层的标准和准则来培养我们。我们长大一点儿之后，她就对我们说，将来结婚，也要找一个同一阶层出身的姑娘。

尽管父母亲之间非常恩爱。遗憾的是丈夫不能完全理解妻子的一颗心。大多数男人都认为，女人总是比男人低一层次。我记得在谈论一些书籍的时候，父亲总是对母亲说：“你别去理会这种事。”或者说：“这同你无关，你不会喜欢的。”为此，母亲时常很生气。

在我整个童年甚至整个少年时代，母亲几乎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从她那儿，得到了所有的母爱，体验到了人所具有的美德。甚至母亲身上的香水味都能在我害怕的时候给我慰藉。比如我在巴黎街头漫步，感到寂寞、孤独和忧伤的时候，身边走过一个妇人，她身上抹的香水同我母亲的一模一样，我一闻到这股香味，就会想到母亲，就会感到安慰许多。母亲的魅力始终把我紧紧地拴在她的身边，受她的爱护。相反，对父亲，我却总是躲着他，因为他对我太严厉。

我对童年的回忆，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事。比如，我

尿床的时候，母亲总是说，到我两岁的时候，我就会不尿床了。至今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在梦寐和想象中，有过强烈的性冲动，我自己觉得我好像生活在女人的洞穴里，像是她的肚子里或是一种玫瑰红的富有弹性的性器官里，我在那儿遨游，观赏阿尔卑斯山的风景。

到我三岁的时候，家里人第一次送我去一个修女主持的幼儿园。我对这个幼儿园没有什么好的印象，那些修女都凶得要命，没有多久，我就退学了。随后，在节假日，外公时常开着车带我们出去郊游。我第一次看到了田野、村庄，还有巴塞罗那周围的山脉。外公在乡间租了一套花园洋房，夏天带我们去那儿避暑。我时常独自一个人在花园里闲逛，假想我一个人迷了路，要想尽一切办法走过一片大森林才能回到家。记得有一次我在花园里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发现换了一个地方，我就猜测，一定是时空有过一次停止，地下有几条暗道，把人极快地从这一端移到另一端。

童年的时候，我生过好几次大病，有的是常见病，有的就很少见。从我童年至整个青少年时代，一直是病魔缠身，如急性咽喉炎，扁桃体发炎，严重耳炎，肺结核等。所以，病魔在我的一生中，曾经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小的时候，我非但不怕生病，反而还很喜欢生病，有时候甚至还盼着生病。因为一生病，就可以静静地躺在床上，想象力插上翅膀，遨游在我的理想世界里。此外，还可以不去上学。

到了一九三一年，西班牙进入了共和国时期。当时我才八岁，许多事情都是由父亲讲解给我们听的。我只记得父亲对我们说，国王被赶跑了，富人统治穷人的日子结束了，贵族阶层的特权被取消了。我们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共和制度

下，可以有充分的自治权。所以，绝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包括我父母都十分支持共和国，家里充满着一片喜悦的气氛。可是过了不久，家里发生了一些丧事，改变了这种气氛。首先是我外祖母病逝了；继而我舅舅因患奔马痨病早逝了；他的妻子也患结核病死了；外公因丧偶和丧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便把他经营多年的书店和出版社卖掉了，从此经济上一蹶不振，他不久也离世了。我们家的人都对结核病患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可是命运却偏偏要作弄我们。过了不久，家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患上斑疹伤寒。虽然后来我们都痊愈了，可是那阵子，我们病得可不轻呀！家里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气氛，父亲看到我们几个人都临到死亡线上了，精神都快要崩溃了。他私下对母亲说：家里的事情使他几乎天天失眠，他到了快要发疯的地步。过了这段倒霉的日子之后，父亲对我们说，那时候，他失望极了，真想从楼梯上跳下去了结这一生。

病愈之后，为了防止旧病复发，父亲带我们到比利牛斯山里休养了几个月。这一年，我们兄弟俩都没有去上学。回到巴塞罗那之后，家里把我们送到一个教会学校读书。学校的教育，基本上都是宗教课。在这个学校里，我认识了派克·萨马兰奇。我们常到他家去玩。萨氏的家，在我眼里，像天方夜谭里的一座宫殿：宫殿里有中世纪的家俱，中国式的客厅，还有一个藏书室。在那儿，我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古典艺术家的评论著作，是英国人写的。我最喜欢这个藏书室，每次去，总是有点儿留连忘返。

在这个学校里读书的时候，许多同学都非常疼爱我。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也许是我的外表看上去太纤弱，引动了